

背抄手的时光

希冀

网上看到一张图,说是全国老师的统一“神操作”——背手。

我们这儿,把这个动作叫“背抄手”。看到那张图的时候,我已经离开学校大半年了。二十四年的教书生涯,就像一条河,流着流着就成了惯势,忽然有一天改了道,人离开了,姿势却还长在身上,有时候在家里转悠,两只手不自觉地就摸到了后腰,左手握右手腕,或者右手握左手腕,就那么背着,像一棵习惯了的某个风向的树。

我想起许多个清晨。在办公室坐久了,上课铃响前总要在走廊里走一段。那时候背着手,慢慢地踱,步子不急不缓,像一只老猫巡视它熟悉的墙根。阳光斜斜地照进走廊,把影子拉得老长,影子的那个人也是背着手的。走到教室门口,总要停一下,理一理衣领,正一正眼镜,有时候清清嗓子。那个停顿像是一个仪式,把外面的自己收起来,把里面的自己端出来。然后背抄着手,推门进去。

教室里先是细细碎碎的响动,看见背在身后的那双手,声音就收了。五十多双眼睛望过来,清清爽亮的。你背着的手里什么也没拿,可孩子们觉得那手里攥着东西——可能是规矩,可能是威严,也可能只是让他们安心的,一种叫作“老师在”的东西。

最热闹的是课间的操场。开大会的时候,班主任都站在自己班级的队伍旁边,一律地背抄着手。很奇怪,就那么一个动作,前后左右的孩子就安静了。那背着的双手像一道看不见的水流,挡住了躁动的水流。偶尔哪个小家伙站不住了,刚想扭过头去说话,瞥见

老师背着手立在那里,就把话咽了回去,重新直起身子,像一棵被风扶正的小树苗。其实我那时候常常在想些不相干的事,可孩子们不知道,他们只看见老师背抄着手,纹丝不动,像一座山。山是不说话的,山只要在那里,山上小物就都有了秩序。

也有背着手走到某个小家伙眼前的时候。那孩子大概又惹了什么祸,低着头,拿手指抠桌角。你先不急着开口,就那么背抄着手,一步一步走过去。步子不急,鞋底擦着地面发出轻微的声响,那声音比任何呵斥都管用。孩子的头埋得更低了,手指抠得更用力了。你在他跟前站定,背后的手松开,一只手掌轻轻地落在他的头顶。那手因为一直背着,捂得温热。你俯下身,开始跟他讲道理。声音不大,像屋檐下的雨滴,一滴一滴,渗进土里去。那只抚摸头顶的手,不再是刚才背在身后威严的样子,变得很软、很轻,像一片暖云。

当班主任的几乎都干过这样的事儿:背抄手趴在教室后门的小窗户外“盯梢”。那时,背抄着手走到后门时,脚步自然就放轻了,轻得像猫踩在棉花上。先在门口侧耳听一会儿——有时候是讲课声,有时候是翻书声,有时候静得出奇,那静里就藏着名堂。然后慢慢地、慢慢地把身子探过去,两手依然背在身后,只有脖子往前伸,像一只老鹅探进水塘。这种时候,背抄着的手就有了别的用处。它们稳稳地托住整个上半身的重心,让你可以长时间保持那个微微前倾的姿势,不累。玻璃上透过来的光是凉的,映在脸上。我先看见的

是坐在最后一排的“小黑牛”,他把课本竖起来,底下藏着什么,手指在桌肚里窸窸窣窣地动。看不见我也知道,准是又在摸“三国杀”。

奇怪的是,从这个角度望进去,孩子们都变成陌生的了。四五十个后脑勺,黑压压的,像一片刚刚冒出土的野蘑菇。当然他们大都不知道后窗上贴着一双眼睛,于是把自己最真最真的样子摊开来:有偷偷剥糖纸的,有拿笔帽戳同桌后背的,有托着腮望着窗外发呆的——窗外的天很蓝,一只鸟正好飞过,他的心大概也飞走了。还有几个打瞌睡的,脑袋一点一点,像风吹过的麦穗。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家伙忽然间就掉转过头来,看见背后有一双再熟悉不过的眼睛,赶紧回转身坐端正,一本正经起来。也有胆子大的,吐一下舌头,回转身赶紧捅一捅旁边打瞌睡的同桌。

我没有推门进去。背抄着手,就那样站着,看着,像一棵长在后门口的树。心里头起了些说不清的情绪——不是生气,是有点儿酸,有点儿软。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坐过后排,也在桌肚里藏过小人书、小红鞭炮什么的。那时候我的老师,是不是也这样站在后窗边看过我?她的手是不是也背在身后?

有些老师就这样背抄着手,在那扇巴掌大的窗口前,一站好多年。头发站白了几根,背站弯了几分。那些被盯过的孩子,一批批走了,新的面孔又填满了座位。只有后门上那扇小窗还在,静静地等着下一双眼睛。

我才明白,原来每个走过青春期的

孩子,身后都贴着一个趴窗户的人。那个人不进来,不说话,只是背抄着手,把自己站成一个不说话的哨兵,替他们把那些走神发呆的时光守着。等他们飞走了,那个人还站在原地,两手空空,攥着一把没有用上的严厉,和太多太多没有说出口的不舍得。

其实背抄手哪里是虚张声势呢,那不过是做老师的一个姿势罢了,一个标志,就像农人叉腰站在田埂上,像铁匠抱着臂看炉火。有时几个老师凑在一处说话,清一色地背着手,远远看去像一排栖在电线上的鸟。我们自己不觉得,倒是新来的年轻老师,开始不习惯,后来不知哪一天,也把手背了过去……

深夜备课的时候,偶尔会站起来在书房里走几步,两只手又习惯性地背到了身后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,地上只有一个淡淡的人影,背着手的。那时候孩子已经睡了,整栋楼都睡了,只有我还在跟明天的课对峙着。背着手立在窗前,觉得自己像一棵深夜里的老杨树,把根往黑暗里扎,把枝叶往虚空里伸。

我偶尔因为一些旧事回学校。走在曾经走了无数遍的走廊里,手又下意识地向后摸。摸到一半,停住了,哑然失笑——我已经不是这里的老师了。可路过那些教室门口的时候,还是忍不住往里看一眼。讲台上年轻的女老师正背抄着手,踱着步,领孩子们念书。阳光打在她脸上,跟她身后的粉笔灰混在一起,亮堂堂的。她也背抄着手,跟从前的我一模一样。原来有些东西是不会改道的。它已经流成了身体里的暗河,日日夜夜,在自己也听不见的地方,哗哗地淌着……

云州边骑烽烟

杨刚

当历史的年轮翻过隋代短促的烽烟,大一统的唐王朝开启了一个恢弘壮阔的时代。

今日的大同,在唐代由恒安易名为云州,治云中县。不变的是大同的地缘:雄踞唐帝国北方农牧交错的前沿地带,北望阴山、南扼雁门,东连幽蓟、西接朔方,是中原农耕文明直面大漠草原的门户要冲,也是河东北部最重要的边防枢纽。

唐初,东突厥趁中原鼎革之际强势南下,恒安旧地一度被突厥控制,云州建制几度废置。贞观四年(630),名将李靖率兵北伐,一举攻灭东突厥汗国,大漠南北格局为之大变。唐朝安置突厥降部于漠南,推行羁縻州制度。贞观十五年(641),朝廷将云州州治由朔州北迁到恒安故城,也就是今天大同古城所在地,中断多年的云州行政建制得以恢复,云州正式成为唐王朝管控代北的行政与军事支点。朝廷还以云州、朔州、蔚州、振武、丰州互为犄角,构筑起河东北部的云朔蔚三角防御带。

高宗、武周时期,后突厥复兴,北疆边患再起。调露元年(679),突厥降部叛乱,漠南烽烟四起。朝廷为强化代北防务,始设大同军。早期大同军治所在马邑;开元末年,名将王忠嗣主持北疆军政,审时度势,将大同军由朔州北移至云州城内,云州的军事地位由此大幅提升。移镇之后,大同军驻兵一万七千二百人,战马七千五百匹,军马数量占到河东节度使军马总数的一半以上,一跃成为河东节度之下最重要的边军重镇之一。在大同军之外,云州境内还设置云中守捉等驻防单位,军、守捉、城、戍、烽墩层层布设,形成一套完整的预警、屯守、机动驰援的边防体系。

唐代前期实行府兵制度,内地府兵轮番赴边戍守。随着边疆压力不断加大,府兵制逐步瓦解,募兵制兴起,边镇开始组建常驻的职业化边防部队,骑兵建设便成为云州军备发展的重中之重。

唐代一如前朝,以太仆寺总管全国监牧,在陇右、河西设立四十八监牧,繁育官马,保障边防战马需求。但陇右距离代北遥远,长途转运损耗巨大,边疆迫切需要就近的军马补给体系。云州本地虽然没有设置中央直属的大型监牧,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使其成为河东重要的战马过渡驯养基地和边地牧马区。

中唐以后,受安史之乱冲击,全国官马数量锐减,马政体系遭到重创。云州作为前线重镇,军马补给压力增大,边镇开始就地筹措马匹,藩镇自主购马、养马的趋势不断增强。到晚唐时期,中央对边镇马政管控松弛,沙陀等内迁部族自带大量马匹进入代北,依托云朔草场繁育战马,形成独立的骑兵马源体系,也为此后沙陀势力崛起埋下伏笔。

依托较为完善的军马保障,云州边军骑兵逐步成型。唐代云州骑兵分为大同军直属的镇军骑兵、州郡募兵组建的边骑、内附蕃族组成的蕃骑三类。战术上借鉴游牧骑兵机动迂回、长途奔袭的作战方式,形成城戍固守、铁骑机动、烽燧预警、多路驰援的戍边模式。

永淳元年(682),突厥首领骨咄禄起兵复国,任命熟知边疆虚实的阿史德元珍统领大军南下,岚州刺史王德茂战死,边塞形势骤然紧张。危急时刻,年已六十九岁、刚刚被重新起用的名将薛仁贵,以检校大都督的身份领兵北上云州御敌。

当突厥探报得知唐军主帅是薛仁贵之时,并不相信。他们听闻薛仁贵早年被贬象州,以为早已不在人世。两军阵前,薛仁贵摘下头盔,白发老将赫然出现在阵前。突厥将士目睹这位曾经“三箭定天山”的传奇名将,大为惊骇,军心大乱。薛仁贵抓住战机,立刻挥师进击,突厥大军溃败而逃。唐军乘胜追击,大破突厥主力,斩首万余级,俘获两万余人,取得云州大捷。

武周时期,默啜可汗执掌后突厥,势力强盛,多次南下袭扰代北、河北,云州时常处在战火威胁之下。朝廷一方面增派兵马加强云州、朔州防务,一方面沿用裴行俭分化、安抚、征伐并用的边疆策略,通过军事打击与羁縻怀柔双管齐下,维持北疆平衡。这一阶段云州多承担侧翼防御任务,大规模战役较少,但持续不断的袭扰、小规模边境冲突,依然倒逼唐朝持续完善代北的城防、烽燧与骑兵巡边制度。

进入开元、天宝年间,唐朝国力达到鼎盛,北疆的经营进入新阶段。名将王忠嗣是盛唐北疆防务最重要的经略者之一。开元末年至天宝初年,王忠嗣先后担任大同军使、河东节度使、朔方节度使,一身节制两大边镇,统筹阴山南北的防御布局,对云州防务进行了一次系统性升级改造。

王忠嗣将大同军北迁云州后,新修大同军城,强化云州作为前沿核心军镇的地位;同时调整清塞、横野等军的驻防方位,向西修筑静边城、云内戍堡,与云州互为呼应,完善代北

至阴山防线。在兵力配置上,充实大同军步骑员额,大力强化骑兵训练,整训蕃汉骑兵,构建起一支多民族融合、机动能力较强的边镇铁骑,向外拓地数百里,压缩突厥活动空间。

王忠嗣坚持“慎战固本、以守为主”,不轻易主动挑起战事,重在完善军备、巩固要塞、储备粮草战马,做到有备无患。在他的经营之下,河东、朔方防线整体稳固,代北一带迎来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。天宝后期,边疆拓边政策转向激进,王忠嗣因反对贸然进攻石堡城受到谗言陷害,被贬之后抑郁而终。盛唐北疆稳健的防御方略遭到破坏,边镇武将势力持续坐大,隐患逐步滋生。

天宝十四载(755),安史之乱爆发,渔阳鼙鼓动地而来。时任大同军使高秀岩在云州叛唐,依附安禄山,云州成为叛军北方侧翼的重要据点。至德二载(757),随着平叛战事推进,云州才重新被唐军收复。安史之乱对于云州而言,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。战乱不仅造成人口流失、城垣损毁,更直接冲击全国马政体系;中央权威衰落,藩镇割据时代正式开启,云州由此由朝廷直接管控的边防重镇,逐步转变为藩镇博弈的边疆要地。

安史之乱结束之后,回纥趁乱崛起,成为漠北新的霸主。唐朝为平定叛乱曾借回纥骑兵入中原助战,回纥凭借军功不断向唐索取贸易、封赏特权,回纥使团、商队频繁往来于阴山、云州一线,云州成为唐与回纥交流往来的重要通道,绢马贸易往来频繁。大量回纥马匹通过互市进入河东部边镇,一方面补充云州骑兵马源,另一方面,巨大的购马支出也给唐朝财政带来沉重负担。

武宗时期,回鹘汗国内乱,黠戛斯出兵攻破回鹘,大批回鹘部众向南迁徙,进入振武、云朔边境。会昌二年(842),回鹘乌介可汗率部南移,逼近云州、振武边境,边疆形势再度紧张。河东节度使刘沔、振武节度使李忠顺等整军备战,大破乌介可汗主力,北疆危机解除。这场战事主战场不在云州,但是云州作为侧翼支点,承担兵马调度、粮草转运、情报侦察的重要作用。战后,朝廷设立大同军防御使,云州军政长官由刺史兼任防御使,军政合一,强化地方统筹能力。

与此同时,一支影响晚唐走向的力量——沙陀部族悄悄进入代北。元和三年(808),沙陀首领朱邪忠志、朱邪执宜父子为摆脱吐蕃控制,率部族东迁归唐,历经艰险抵达灵州。此后沙陀逐步被安置在阴山南麓、盐州一带,之后东移进入云朔地区,依托神武川、黄花堆等地游牧定居。沙陀人世代游牧,骑射精湛,自带大批优良战马,骑兵战斗力强悍。唐朝出于边防需要,不断征用沙陀骑兵戍边、平叛,沙陀部族逐渐成为代北最重要的一支蕃兵力量,云州也因此成为沙陀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。

进入晚唐,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力持续弱化。沙陀部族经过数十年的代北休养生息,人口、马匹、军事实力快速增长。咸通年间,沙陀参与平定庞勋起义立下战功,首领朱邪赤心被赐名李国昌,逐步跻身唐朝边将序列。其子李克用年少骁勇,十五岁便随军征战,被称为“飞虎子”,很早就进入云州军事体系,担任云中守捉使等职务,活跃在云朔边防一线。

乾符五年(878),云州爆发段文楚事件。当时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,因为边地粮饷紧张,裁减军士衣食,引起云州驻军不满。沙陀兵马使李尽忠、康君立等人趁机发动兵变,囚禁段文楚。李克用闻讯自蔚州率兵进入云州,诛杀段文楚,自任大同防御留后,由此公开与朝廷对抗。唐僖宗下诏调集各路兵马围剿李国昌、李克用父子。初期沙陀军队凭借骑兵优势多次击败官军,但随后在多路唐军夹击之下接连受挫,李氏父子被迫率部众逃往阴山鞑靼部落避难。

不久,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,唐廷无奈之下只得重新征召李克用率领沙陀骑兵勤王。李克用因功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,重新把云州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。此后,李克用与吐谷浑首领赫连铎(云州刺史、大同军防御使)围绕云州反复争夺。赫连铎依托云州城池,联合幽州、成德藩镇共同对抗李克用,双方在代北连年鏖战。景福二年(893),李克用攻破云州,击杀赫连铎,牢牢掌控云州之地,大同成为沙陀向外拓展的前沿基地。

至此,云州完成从唐朝边防重镇向沙陀割据根据地的身份转变。依托代北盆地的草场与马源,李克用持续扩充沙陀骑兵,打造了一支晚唐至五代期间最强大的骑兵力量。正是以此为根基,沙陀集团逐步南下角逐中原,先后建立后唐、后晋、后汉三个王朝,深刻改写了五代的历史走向。



知秋

孔祥秋摄

精神的滋养 前行的力量

——鲁迅文学院学习有感

寇永红

九月的风掠过枝头,筛下满地细碎的暖阳,落在我摊开的掌心。我坐在轮椅上,指尖轻轻摩挲着鲁迅文学院结业证书上的烫金字迹,纸页间残存的温度,恰似那段云端求学时光里,从未冷却的滚烫与热忱。于我而言,这张薄薄的纸片,从不是简单的证明,它是穿透命运阴霾的一束光,是叩开文学天地的一扇窗,是一份沉甸甸的认可——一个被轮椅困住的人,亦可触摸文学的殿堂,亦可在文字的世界里自由奔跑,肆意生长。

五岁那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将我 与轮椅牢牢绑定,双腿再也无法踏足远方,生活的半径被局限在方寸之间。外面世界的车水马龙、四季流转,都成了隔窗相望的风景;看着同龄人奔赴山海、追逐梦想,心底的酸涩与自卑,像藤蔓般悄然蔓延。而文字,成了灰暗的日子里唯一的慰藉。提笔落笔之间,我将欢喜、委屈、期盼与倔强,一一藏进字里行间。可我从未奢望,这些零散的笔墨,能得到专业的滋养;更不敢想,自己能有机会在鲁迅文学院这一文学爱好者向往的“文学的殿堂”参加线上培训学习。

所以,当2025年7月残联工作人员联系我,告知鲁迅文学院专为残障文学

爱好者开设线上课程,邀我参与,结业可获正规证书时,我整个人僵在原地,呼吸都变得急促。那份突如其来的惊喜,重得无法用言语承载。我反复确认,生怕是一场幻梦,直到工作人员温柔的话语再次在耳边响起才敢相信,这份幸运,真的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
那段线上学习的日子,是我与病痛相伴同行的人生里最充实的一段时光。一根网线,一台电脑,打破了地域的阻隔,消解了身体的不便,将我 与鲁迅文学院紧紧相连。每一次课前,我都会早早坐好,整理好桌面,调试好设备,满心期待着课堂的开启。课堂上,各位导师学识渊博,讲解深入浅出。从文学创作的基础技巧,到文章的立意构思;从鲁迅等文学大家的作品赏析,到当代文学的传承与发展,每一句话都如春雨般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,引导着我这个业余爱好者真正走进文学创作的大门。

我格外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,从未落下一堂课,从未敷衍过一次作业。轮椅上一坐便是数小时,腰背僵硬了就轻轻活动活动,视线模糊了就揉一揉眼睛继续聆听。我把导师的教诲一字一句记在笔记本上,反复琢磨,将学

习所得融入自己的文字,试着书写人生的悲欢,诉说对生活的感悟,倾诉对文学的热爱。从前写作,不过是随心而发,无章可循;经过此番系统学习,我渐渐懂得如何提炼主题、打磨文字,如何用笔墨传递真情,让文字有温度、有力量。这段学习,不仅提升了我的创作水平,更重塑了我的心态——身体的残疾从来不是灵魂的枷锁,轮椅困住的是身躯,困不住向往文学的心灵,困不住笔下奔腾的思绪。

9月26日,当结业证书递到我手中时,我捧着它,久久无言。证书上的每一个字,都是对这段时光的肯定,对多年热爱的回应,更是对我这个轮椅上的追梦者最温暖的鼓励。

鲁迅曾说: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

气,只是向上走,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。能做事的做事,能发声的发声。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。”这段话,在这段学习之旅中,被我反复品读,深深镌刻心底。我虽非青年,身有残疾,却也愿做一束微光,用文字传递温暖,用笔墨书写人生。这段求学经历,早已超越了学习本身,它是精神的滋养,是前行的力量,让我摆脱了自卑与怯懦,敢于直面人生,勇敢追逐文学梦想。

如今,我依旧坐在轮椅上,心却早已随着文字飞向了远方。窗外的风光依旧温柔,笔下的文字依旧滚烫,那段云端相逢的时光,早已刻进生命深处,成为最珍贵的宝藏。感谢残联的牵线搭桥,感谢鲁迅文学院的包容厚爱,感谢每一位导师的悉心教诲——是你们,让我这个被困在轮椅上的人,触摸到了文学的博大与温暖,懂得了残缺的生命亦能绽放别样光彩。轮椅虽窄,文心无疆;笔耕不辍,梦想可及。这份温暖的馈赠,给予我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,也让我相信,只要坚持热爱,终会有光照亮前行的道路,终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

大同市残联协办